佛說鴦崛髻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衆多比丘入舍衛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衆多人民各携手啼哭唉呼便作是說於此國土有大惡賊名鴦崛髻煞害人民暴虐無慈心村落居止不得寧息城郭亦不得寧息人民亦不得寧息煞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髻以是故名曰鴦崛髻頗王當降伏此人時衆多比丘從舍衛城乞食已過食後攝衣鉢澡手洗足以尼師檀著肩上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諸比丘白世尊言我等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便聞拘婆羅王在宮門外有衆多人民共手啼哭便作是說今境界中有大賊名鴦崛髻煞害人民至各取一指用作花髻以是故名曰鴦崛髻頗當降伏彼時世尊從比丘聞即從坐起若

鴦崛髻居三處世尊便往彼所時有衆人擔薪負草及耕田人有行路人諸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鴦崛髻煞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落皆為彼人所害彼煞人以指作花髻觸撓世尊諸有沙門人民之類從此道行者十人共集然後得過或二十人或三十人或四十人或五十人或百人或千人然後得過彼鴦崛髻從意所欲皆取食之時世尊遂便前行無退轉意時鴦崛髻遥見世尊来見已便作是念諸有人民欲来過此道者十人共集至或千人然後得過隨意所欲而煞害之然此沙門獨来無伴我今當取煞之時鴦崛髻即拔腰劒往至世尊所時世尊遥見鴦崛髻来便復道還時鴦崛髻走逐世尊盡其力勢欲及世尊然不能及時鴦崛髻便作是念我走能健象亦能及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然盡其力勢不能及時鴦崛髻遥語世尊言住住沙門

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時鴦
崛髓便說此偈
沙門行言住　謂我言不住　沙門說此義
自住我不住
尒時世尊語鴦崛髓言汝聽我所說
我住汝不住　裁時便說偈言
世尊常自住一切蒙其恩　汝自終害心
亦不避惡行
尒時鴦崛髓便作是念我今作惡行
耶時鴦崛髓便說偈言
於我發慈心　沙門說此偈　即時捨腰劒
五體歸命佛　頭面而礼足　求為作沙門
佛言來比丘　即受具足戒
諸佛世尊常法如諸佛世尊作是言
善來比丘即時鬚髮自墮猶如剃頭
經七日中若彼所著袈裟極妙細滑
若施布刼貝育越衣則化成袈裟世
尊作是說已善來比丘當修梵行於
我法中無憍慢意當盡苦源本時鴦
崛髓鬚髮自墮身著袈裟在世尊後
時世尊將鴦崛髓在後行從闍梨國
詣祇洹便就座坐時鴦崛髓為諸尊
長比丘所教訓威儀礼節作是教訓

已所以族姓子以信堅固出家學道
修無上梵行盡生死源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胎時鴦崛髓成
阿羅漢時尊者鴦崛髓修阿練若行
無人之處常乞食不選擇家著五納
衣人所不利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
集四部兵已出舍衛城欲往煞賊鴦
崛髓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可先往
至世尊所以此義具向世尊說若世
尊教勑者我當奉行時波斯匿王詣
祇洹步行至世尊所夫剎利王種有
五相云何為五謂蓋天冠朱拂柄劒
寶履屣盡捨者一面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時波斯匿王坐已世尊問曰王
何故集四部兵塵土坋衣來至我所
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於此舍衛城
有賊名鴦崛髓煞害人民無有慈心
城郭村落皆歇患之人民分離彼煞
害人民已而取其指用作華鬘欲往
煞彼人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鴦崛髓
剃除鬚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
道王欲取云何王報言當取何為當
問訊礼敬承事供養無有害心向然

世尊彼兇惡人無有慈心於衆生類
能修沙門行耶尊者鴦崛髓去世
尊不遠結加跏坐直身正意繫念在
前時世尊舉右手示鴦崛髓處大王
此是賊鴦崛髓時波斯匿王見鴦崛
髓已便懷恐怖衣毛皆竪時世尊告
王波斯匿言大王勿懷恐怖自到彼
所自當與王語時波斯匿王便往至
鴦崛髓所到已頭面礼足在一面立
時波斯匿王問鴦崛髓言尊者鴦崛
髓今名何等鴦崛髓荅言大王我名
伽瞿母名曼多耶尼王報言汝善自
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尊者伽瞿衣
被飯食病瘦醫藥牀卧具無所悋惜
常當以法擁護時波斯匿王頭面礼
足繞三匝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時波斯匿王白世尊言世尊不
降伏者能降伏之如来皆使剛强者
降伏乃不加刀杖降伏衆生我有衆
多事欲還國世尊告曰今正是時隨
意所欲時波斯匿王即從座起頭面
礼足遶三匝便退而去時鴦崛髓即
其日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時鴦

崛髻乞食時見一女人懷妊欲產未得時產見已便作是念此衆生甚為苦惱時鴦崛髻入舍衛城乞食食後攝衣鉢澡手洗足以尼師檀著肩上便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時指髻白世尊言我向者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乞食時見一女人懷妊欲產然不得時產見已我便作是念此衆生類甚為苦惱世尊告曰汝指髻往彼女人所便語彼女人言諸聖所生我從聖生以来不自憶煞害衆生命以至誠使彼女人安隱得產尒時指髻白世尊言此非於彼我有妄語耶所以然者我於此身煞害無數百百千衆生世尊告曰汝處俗時今處聖不與本同汝指髻入舍衛城於街巷作是唱令諸賢當護五事以何為五不煞生不與取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所以然者煞生之報以刀施得刀報盗報增益貧窮婬報妻婦增益姧邪妄語報衆生口氣臭穢飲酒報增益衆乱往彼女人所到已語彼女人言我從聖生以来未曾憶煞害衆生

以是真誠語使女人安隱得產對曰如是世尊時指髻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街巷作是唱令諸賢當護五事至女人安隱得產漸往至彼女人所到已語女人言我自從聖生不自憶煞害一人命以是真誠語使女人安隱得產時指髻說是語適竟彼女人即得產時指髻食後欲出舍衛城有一人以石打指髻身復有一人以杖打指髻身復有一人以刀斫指髻身體破時指髻頭破身血出舍衛城到世尊所時世尊遥見指髻来頭破血流汙僧伽梨身體破見已語言忍勿發悪意此之行報無數百千劫當入地獄中今所受報亦不足言時指髻白言如是世尊如是如来時指髻以和悅心即於佛前說此偈言我忍甚堅固無有增減心我今聞正法是故不懈惓聞法亦堅固好信佛法僧親近善知識諸能分別法我曾為悪賊名曰鴦崛髻為水所漂溺自歸命三佛當歸自歸命於法分別法已得三達智還得佛迹處本為放逆行煞害衆生命

今名至誠諦不復煞害人身口之所行意亦無所害彼名為煞者不為人所嫉夫年少比丘亦應佛戒佛此明照世間如月雲露消前為婬逆行後改不復犯此明照世間如月雲露消為水所漂沒亦如被練剛刃匠解木理智者自修身或以加刀杖或鞭撻斧鞠無力亦無持為佛所降伏亦不希望死亦不希望生自觀察時節安詳不卒暴尒時世尊觀樂指髻便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比丘中如我弟子有捷疾智聞法便解所謂伽瞿比丘聞法便解諸比丘言不也世尊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有捷疾智所謂指髻比丘是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鴦崛髻經

佛說鷲崛髻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二四三頁中一行經名，磧作「鷲崛髻經」。卷末經名同。

一　二四三頁中二行譯者，資、普、南作「西晉世三藏法師竺法護別譯」；磧作「西晉沙門釋法炬譯」；徑、清作「西晉三藏法師竺法護譯」。

一　二四三頁中七行「喚呼」，磧作「呼喚」。

一　二四三頁中九字「至」，資、普、南、徑、清無；磧作「已」。

一　二四三頁中二一行「以是故」，資、普、南、徑、清作「是故」。

一　二四三頁中末行「比丘」，資、磧、普、南、徑、清作「彼比丘」。

一　二四三頁下一行「居三處」，資、普、南、徑、清作「居止處」。

一　二四三頁下九行第五字「或」，資、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三頁下一一行「食之」，資、普、南、徑、清作「殺之」。同行「遂便」，資、磧、普、南、徑、清作「遂更」。

一　二四三頁下一五行「害之」，普、南、徑、清作「害人」。

一　二四三頁下二〇行「健象」，諸本（不含石，下同）作「逮象」。

一　二四四頁上九行「我今」，磧作「我念」。

一　二四四頁上一三行「佛言來」，磧作「佛善來」。

一　二四四頁上一八行「梵行」，資作「行」。

一　二四四頁上一九行「苦源本」，磧作「苦本」。

一　二四四頁上二一行「闍梨國」，諸本作「闍梨園」。

一　二四四頁中一二行「拂柄」，資、磧、普、南、徑、清作「柄拂」。

一　二四四頁中二一行第三字「髮」，諸本作「鬚髮」。

一　二四四頁下二行「尊者」，南、徑、清作「世尊」。

一　二四四頁下一四行「飯食」，磧作「飲食」。

一　二四四頁下一九行第三字「乃」，資、普、南、徑、清作「乃能」。

一　二四五頁上一一行「所生」，磧、普、南、徑、清作「所告」。

一　二四五頁上一二行第五字「誠」，資、普、南、徑、清、麗作「誠語」。

一　二四五頁上一六行首字「聖」，諸本作「聖時」。

一　二四五頁中三行「令諸賢」，磧作「今諸賢」。

一　二四五頁中一一行第六字「破」，資、普、南、徑、清作「彼」。

一　二四五頁中末行「還得」，資、磧、普、南、徑、清作「遠得」。

一　二四五頁下三行第一〇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律」。

一　二四五頁下四行及五行「雲霧」，資、普、南、徑、清、麗作「雲露」。

一　二四五頁下六行第四字「練」，資、

晉、南、徑、清作「錬」。同行「功匠解木理」，資、晉、南、徑、清、麗作「巧匠解木理」；磧作「巧匠解大理」。同行「智者」；資、晉、南、徑、清作「知者」。

二四五頁下七行「糅鞠」，資、磧、晉、南、徑、清作「糅調」。